

親愛的朋友：

Judy快將十八歲。現時在一間Band One中學就讀，快將畢業。她前途一片光明，很有機會入讀大學。曾幾何時，Judy的景況卻是一團糟，毫無前景可言。

她一向在Band One學校讀書，成績亦很好。她從小便承受著來自父母的沉重壓力，要成績優異、要參加課外活動、要去補習班、要學小提琴等等。不論她喜歡不喜歡，父母早已替她安排好一切，她已沒有時間再去做其他事了。在她父母眼裡，她只是個小孩，事事都應為她安排好，每分每秒都應有人告訴她該做什麼。

當Judy逐漸長大，從小孩進入少女階段，她開始想自行支配自己的生活。中四的時候，她告知父母不再拉小提琴。而放學後，她於餅店兼職，卻沒有將此事告知父母。自此，她很晚才回家。現在她有了自己的錢，想買什麼便買什麼，不用再向父母要錢。

當父母知悉她當兼職後憤怒不已，堅持要她放棄那份工，重新做回她的「乖乖孝順女」。但Judy寸步不讓，為此執拗不斷。到後來，父母乾脆趕她出門，並聲言，若她不改過自新便不用回家。

Judy很醒目，她致電我們的熱線求助。剛巧我們其中一隊外展隊在她家附近，於是去接她。外展隊員對此感到驚訝，因她的父母看來受過教育，經濟條件又好，大家以為只是家庭糾紛一宗，各方冷靜下來，事情便可輕易解決，於是上門跟Judy父母見面。外展隊估計錯了，原來是一個僵局。Judy、父母雙方各不相讓，最終竟是大吵一場。

眼前的爭議是：Judy不肯再拉小提琴、放學後兼職及很晚才回家；隱藏於爭議背後的事實是：少女成長了，想支配自己的生活，想追求自己而非父母的夢想。

她入住了我們的危機介入中心，逗留了約一星期。最後，藉着我們社工的協助，她回家了。社工仍很努力與Judy父母溝通，情況看來有所改善。不過這境況只維持片刻，因為來自父母的壓力令關係惡化，爭拗再起。這次，Judy無須父母趕她出去 - 她自己出走。

她搬出去跟幾個已經離校的朋友同住，因為要供養自己，朋友在夜總會替她找了一份工作。Judy講明只跟客人飲酒、聊天，其他的絕不會做。其實她知道有些朋友會跟客人外出，且懷疑她們不單只陪客人飲酒、聊天。她說這份工薪酬很好，無須做全職工作，而她亦開始感到有自己的私人空間，可以遠離家中的紛爭。

她不時會聯絡我們，告知我們她的近況。我們的社工亦一直與她的父母保持聯絡，開始時真的有點困難，因她們認為社工的角色是要令女兒按她們的要求去改變，若社工做不到這點，

便沒有多大用處。

Judy是聰明女，她清楚知道當時的境況是不會有出路的。她告訴我們，她離校時是請學校保留她的中五學位而非輟學，她預了後路讓自己將來回校完成中學課程。如果要達成這意願，她必需回家，因她需要父母的支持。我們的社工便朝這方向著手。

Judy離家出走、在夜總會打工等行爲，似乎嚇倒了她的父母，令他們醒覺到不能再把她當小孩看待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在處理Judy和父母的事情上，社工專注於怒氣處理和溝通技巧。若每次出現問題，雙方又是大吵大鬧，Judy只會再次出走。下一次，未必像今次般幸運。

Judy最終搬回家，家裡氣氛顯得很緊張，不過，她父母的強硬態度似乎開始軟化。畢竟他們實在很疼她，只想爲她謀取最好的。回家初期，Judy仍到夜總會上班，因薪酬實在吸引。漸漸地，她需要多花時間在功課上，我們的社工亦藉此幫她脫離了之前那種生活方式。

街頭生活，對年青人來說絕不是一種樂趣，一點也不刺激——簡直是危險的代名詞。街頭只是一個讓邪惡及欺詐等去吞噬天真及無知的地方。Judy和父母當時並未意會到，原來Judy自己已經站於深淵的邊緣。幸好，他們全都後退了一步。現在，Judy正盤算著明年有機會入大學的事。到目前爲止，一切順利。

成長不是件易事，過程中隨時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。Judy很幸運，沒有受到大傷害便能重回正軌，但很多年青人的成長卻不簡單。在這聖誕佳節，讓我們都將他們全放在心上。

懇請你們能慷慨地，讓我們的年青人分享你們的聖誕美意。有你們的支持，他們才能找到勇氣，重新站起來，自信地邁向未來。

祝你聖誕和新年快樂及平安。



李文烈

總幹事

二零一二年聖誕節